

## 寮國的國家認同——殖民與戰爭後的重建

紀舜傑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系副教授

### 摘要

對多數人而言，寮國是個陌生，甚至是若有似無存在的國家。寮國與中國、越南、柬埔寨、泰國、與緬甸為鄰，也是被這五國完全包圍，形成東南亞唯一的內陸國。在歷史上與這周圍 5 國都有相當接觸，地理創造歷史實際帶給寮國豐富的異國文化和特色。近代則受到法國殖民與美國越戰的影響甚深。本文透過國家認同的議題，探索寮國的民族主義發展，檢視長久歷史發展與殖民經驗對寮國的影響，也探討美國在越戰期間在寮國發動秘密戰爭所造成的後果。國家認同也涉及國家發展方向與自我定位，認定自身在區域及世界的角色，因此本文也探索這些情形。佛教是凝聚與建構寮國認同的重要因素，即使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政權也無法脫離佛教民族主義。美國的秘密戰爭除造成寮國人民的傷亡，對後續發展也形成很大的障礙。周旋在鄰近的大國與國際強權間，寮國希望從內陸國轉變成陸橋國，建立一個美麗的佛陀國度。

**關鍵詞：**寮國認同、東南亞民族主義、佛教民族主義、美國秘密戰爭

## 壹、前言

寮國的正式國名為「寮人民民主共和國」(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相信大多數人可能都無法正確地說出這個名稱, 對寮國的認識也都有限。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坦承他對寮國的認識不多但是充滿好奇, 所以前往旅遊後寫下的遊記就以《你說, 寮國到底有什麼為名》( 村上春樹, 2017 )。

地理上, 寮國與中國、越南、柬埔寨、泰國、與緬甸為鄰, 也是被這五國完全包圍, 形成東南亞唯一的內陸國。在歷史上與這周圍 5 國都有相當接觸, 地理創造歷史實際帶給寮國豐富的異國文化和特色。法國的殖民經驗也是重大外力影響。在語言文化上跟泰國非常密切, 有時難以清楚劃分, 所以法國殖民寮國時的重點就是切割泰國的影響, 強調寮國與泰國是不同的文化主體。經濟上以農立國, 主要糧食作物有水稻、玉米、薯類等, 同時也有咖啡、橡膠、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寮國的森林面積占國土面積的 70% 以上, 是東南亞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寮國也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 擁有銅、金、銀、鉛、鋅、鐵等礦產資源。近來主要依賴觀光業, 與中國的結盟關係也延伸至經濟上的依賴關係。政治上是一個保守的社會主義國家, 與中國、古巴、北韓、與越南並列為當前世界上僅有的 5 個社會主義國家。

寮國人口有 785 萬多, 官方認證的族群多達 49 個, 但細部劃分後族群數超過 200 個 ( CIA, 2024 ), 是族群非常多元的國家。因為大象眾多且與寮人生活密切相關, 寮國也有「萬象之國」的稱號。飲食上主要以糯米為主, 每人糯米消費量高踞世界第一, 平均每人每年消耗 171 公斤糯米, 自稱為「糯米的孩子」( Vanavichit, 2022 )。糯米也是寮國人認為民族與社會凝聚的黏合劑, 是寮國人認同的一個重要象徵。

寮國於 1997 年與越南、柬埔寨、與緬甸 3 個鄰國, 同時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 ), 2013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在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 ( Bertelsmann Stiftung ) 每年發表「貝塔斯曼轉型指數」( 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 BTI ) 的評比中, 寮國的整體國家排名

在全部 137 國中名列第 112 名，政治民主的排名是第 117 名，而經濟發展則是排名第 99 名，但是在認同自己的國家上則得到 9 分 ( BTI, 2022 )，整體評估為發展中國家。

寮國曾於 1958-62 年與中華民國建交，並由親美的政府於 1962 年提升至設立大使館的最高層級關係，但持續不到 3 個月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上台後便與中華民國斷交。目前雙方皆無設置辦事處，台灣對寮國的外交事務皆由駐越南辦事處負責。

本文的重點在透過國家認同的議題，認識這個陌生的國度，特別是探索其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聯，檢視長久歷史發展與殖民經驗對寮國的影響，也將探討美國在越戰期間在寮國發動秘密戰爭所造成的後果。國家認同也涉及國家發展方向與自我定位，認定自身在區域及世界的角色，因此本文也會探索這些情形。

## 貳、國家認同理論回顧

民族主義經常是探討國家認同的主要途徑，我們所理解的國家認同概念都有明確的範疇，用來定義團體內外的成員。內部成員被稱為「我者」，而外部成員則是「他者」。民族主義將這些範疇和身分定義化，其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範疇是包容還是排他的。基於民族文化的國家認同，即民族主義，更傾向於排他性，被稱為族群民族主義 ( ethnic nationalism )。這種觀念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種族、宗教或語言等民族文化作為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是客觀存在的，個人無法自由選擇，而是由出生環境等不可選擇的因素所決定。

Smith ( 1991 ) 指出，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具有民族象徵性，包括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用的歷史記憶和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所以，民族被定義為一群擁有特定名稱、佔有固有領土、共用神話和歷史記憶的人群，形成一個大眾文化，並共同參與經濟和政治活動 ( Smith, 1991 )。因此，民族主義的形成並非主觀認定或想像。

相對於族群民族主義，建構主義更傾向於公民認同的標準，被稱為公民式民族主義 ( civic nationalism )，且更具包容性。Anderson ( 1983 ) 認為，民族不僅僅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民族認同是通過想像、塑造或構造出來的。國家認同是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的相互影響中建構出來的。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可能因競爭而引起國家認同的爭議，這些競爭也牽涉到不同「敘事」目的，可能是為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動員 ( Groves , 2014 )。

在主要以民族主義的途徑之外，Connor ( 1993 ) 則以較嚴密的標準來區分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民族主義是民族建立共同體的動力，而國家認同是屬於愛國主義。兩者忠誠的對象與程度不盡相同，國家認同的愛國主義可能是對國家的愛戀，超越個別民族利益或是特定政治目標的結合。民族主義可能較具有排他性和排斥性，強調自己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的優越性或獨特性。國家認同可能較具包容性和寬容性，可以擁抱多樣性，尊重其他國家和文化。

針對東南亞被殖民的歷史經驗，Reid ( 2023 ) 認為以共同語言、民族和文化為基礎的西方民族主義模型無法完全解釋東南亞的經驗，而以「帝國煉金術」( Imperial Alchemy ) 作為隱喻，描述歐洲殖民國和後殖民政府如何將多元化的人口塑造成看似統一的國家。這種煉金術包含實施殖民邊界和行政系統，促進集中化國家結構和文化同質化，並創造共同的反殖民鬥爭經歷。他提出東南亞三種有別於西方類型的民族主義，分別為：基於共用祖的神話 ( 常見於東南亞大陸 ) 的族群式民族主義 ( ethnic nationalism )、由集中化的國家結構和文化同質化驅動 ( 例如泰國 ) 的國家民族主義 ( state nationalism )、由殖民壓迫的共同經歷所驅動 ( 在整個地區占主導地位 ) 的反帝國民族主義 ( anti-imperial nationalism )。

Reid ( 2023 ) 所提煉金術中含有西方現代性對殖民地的植入，也如同 Anderson ( 1983 )、Gellner ( 1983 ) 與 Giddens ( 1985 ) 三個人都強調民族主義的必然現代性，認為民族主義的造成有工業化與印刷資本主義傳播的過程，才能將公民性和認同觀透過工作場合與閱讀的語言加以傳播凝結。但是這些過程與途徑在東南亞殖民地都是欠缺的，也依各殖民地的不同發

展而有程度上差別。這也顯現東南亞建國過程的複雜性，甚至是強制性的性質。

以寮國的情形而論，建立與強化民族主義的現代教育，其發展歷史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法國殖民時期( 1893-1945 )，這時期是寮國現代教育的起步階段。法國殖民者在寮國建立了以法語為授課語言的法式學校系統，但這些學校往往只能使上層人士受益。再來是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初期( 1975-90 )，此時期寮國政府對教育進行了改革，廢除了原有的法式學制，改為現行的學制，大力發展教育，普及小學教育，並建立了一些高等院校。最後是改革開放時期( 1990 至今 )，此時期寮國政府進一步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接著我們就從歷史與其他面向開展對寮國國家認知討論。

## 參、寮國歷史：外力的介入

我們簡約檢視寮國的歷史，發現寮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4 世紀的瀾滄王國。瀾滄王國由國王法昂( Fa Ngum ) 建立，他將佛教引入為國教，被稱為「寮國的大帝」。在鼎盛時期曾統治今天的寮國全境、柬埔寨部分地區、泰國東北部、越南北部和中國雲南省南部。到了 16 世紀末，瀾滄王國分裂為三個王國，分別為永珍( 萬象)、龍坡邦、占巴塞。進入 18 世紀末，瀾滄王國逐漸衰落，越南和泰國先後入侵寮國，寮國淪為兩國的藩屬。我們可以說瀾滄王國的衰敗，是寮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寮國從此陷入了分裂和屬國的困境，不斷遭到鄰國的入侵和割據。直到 19 世紀末，法國殖民了寮國，並將其併入法屬印度支那。於 1945 年，寮國在日本投降後短暫獨立；然而，法國在 1946 年重新佔領寮國。1953 年，寮國再次獲得獨立，並建立君主立憲制。1954 年，寮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取得國際承認。同年，寮國國內爆發內戰。1975 年，共產黨巴特寮( Pathet Lao ) 在寮國內戰中獲勝，並建立了寮人民民主共和國。寮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88 年，寮國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允許私人企業和外國投資，並於 1997 年加入 ASEAN、2013 年加入 WTO。

與鄰居越南和柬埔寨一樣，寮國曾經歷法國的殖民統治，先是在 1893 年成為法國保護國，再於 1898 年連同越南和柬埔寨一起被納入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但與越南不同的是，越南有著長久的中央集權和官僚組織的傳統，這使得法國更容易建立直接統治並引進現代化的政策，並創建一個忠於殖民政府的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寮國與柬埔寨較類似的是政治格局極為分散，國家官僚機構非常薄弱，這使得法國更難控制該國並實現現代化治理，因此，寮國與柬埔寨基本上與殖民政府的現代化影響隔絕開來，這限制兩國的發展（紀舜傑，2023）。寮國王室雖然依舊存在，但是已經沒有實際的治理權力，在法國建立的官僚體系中，所有高級職位都由法國人擔任，王室、貴族、和前統治菁英都被邊緣化。但是與越南相比，寮國在被法國殖民期間的反抗民族主義較為薄弱，這與法國並沒有普遍推動現代教育有關，激起民族主義的教育途徑不若越南那般強勢（陳鴻瑜，2017）。

然而法國的殖民確立寮國的現代疆界，在有限的現代化發展中，法國人鼓吹的寮國民族認知只在於跟泰國的不同，強調寮國自身的民族文化，這也間接地使得寮國內部的不同族群能展顯自身的存在，並試著共存與融合，開創多元文化的基礎。但是法國非常謹慎地防止反殖民的民族情緒，直到佩差拉（Phetsarath Rattanavongsa）開展獨立運動。

佩差拉出生於 1890 年，是龍坡邦副王的長子。他曾在法國留學，並在 1914 年開始從事政治工作。他 1941 年繼承了副王的頭銜，並成為了寮國首相。佩差拉致力於推動寮國的現代化和文化發展，並反對法國和越南的殖民統治。他創辦了寮國第一所現代學校，並推動了寮國文字的改革。1945 年日本在印度支那發動戰爭，佩差拉利用這個機會，發起了寮國獨立運動，建立了自由寮國政府，並廢黜了國王，他因而被稱為「寮國獨立之父」。

冷戰初期，美國總統艾森豪把寮國當作是阻擋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一張骨牌，防止從中國越南一路穿越到泰國柬埔寨（Girling, 1970）艾森豪卸任前提醒警告繼任的甘迺迪，認為寮國是世界上最緊迫的外交政策問題，甚至是比古巴問題更急迫（Kurlantzick, 2018），但是後來重點卻轉到越戰上。

1964 年至 1973 年，美國在越戰期間對寮國進行了秘密轟炸，投下超過

200 萬噸炸彈，是二戰期間投彈量的兩倍多，平均約 8 分鐘就有一顆炸彈從天而降 ( Allman, 2015 )。美國不會向寮國宣戰，但大舉轟炸寮國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 (一)切斷北越的胡志明小道

胡志明小道 ( Ho Chi Minh Trail ) 是北越共產黨向南越輸送兵員和物資的重要通道，其中一部分途經寮國。美國希望通過轟炸寮國境內的胡志明小道，切斷北越的補給線，削弱北越在南越的軍事力量。

#### (二)阻止北越在寮國建立軍事基地

北越在寮國建立了軍事基地，用於支援南越的共產主義游擊隊。美國擔心這些基地會威脅到美國在南越的軍事行動，因此希望通過轟炸來摧毀它們。

#### (三)削弱北越的戰爭能力

美國希望通過轟炸寮國的軍事設施、交通運輸和經濟生產，削弱北越的戰爭能力，迫使北越在談判桌上做出讓步。

美國這場秘密戰爭，造成重大的影響，許多傷害一直延續至越戰結束之後。在人員傷亡部分，據估計，寮國的軍事和平民死亡人數在 2 萬到 20 萬之間 ( Kurlantzick, 2018 )，其中許多是因為美國對寮國的秘密轟炸所致。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寮國人被迫流離失所。大量轟炸也造成土地破壞，在寮國投下了 200 多萬噸炸彈，其中有三分之一沒有爆炸，汙染超過 20% 的寮國土地，至今仍然對寮國人民造成威脅和障礙。在寮國政治上也造成動盪，戰爭期間，寮國發生了多次政變和內戰，不同的派別和勢力為了權力和利益而相互鬥爭。最終，親北越的巴特寮在 1975 年取得了勝利，建立了寮人民民主共和國。在地緣政治上，美國的轟炸讓寮國受到越共、中共、和蘇聯的支援，最後加入社會主義國家行列，與西方的關係降至最低。即使至今寮國較老一代的領導人仍然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深感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使得有意恢復與主要民主國家密切關係的年輕寮國領導人無法推動更大程度的開放。

至今掃清拆除未爆彈仍是寮國的重大挑戰，特別是美國使用所謂的集束彈 ( cluster bomb )，即在大炸彈包含大量小炸彈 ( 圖 1 )，這種小炸彈因為

造型像是小球，特別容易造成小孩子誤以為是玩具而把玩引爆受傷，甚至是死亡 ( Timeline, 2019; Fagotto, 2015 )。2016 歐巴馬在訪問寮國時承認表示寮國是歷史上被轟炸最嚴重的國家，美國對這些轟炸造成的後果應負道德責任加以協助解決，並撫慰平寮國人的傷痛 ( BBC, 2016 )。



來源：BBC ( 2016 )。

圖 1：美軍轟炸寮國的小型未爆彈

## 肆、戰後重建：佛教與社會主義的融合

寮國在越戰結束後，建立了寮人民民主共和國，在凱松 ( Kaysone Phomvihane ) 的領導下鞏固了寮國人民革命黨 (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LPRP ) 的控制權。在國家符號和敘事上，採用傳統符號，如塔鑾 ( Stupa )，並建構歷史敘事，強調寮國團結和抵禦外國敵人的獨立性。寮國也建立中央集權政府，將分散的各個地區統一在一個行政機構之下，促進民族凝聚力。凱松啟動了經濟改革，主要集中在中央計劃和農業集體化。他旨在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提高生活水準，儘管其效力和影響仍存在爭議。寮共政府投資擴大全國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旨在縮小地區差距並創造更統一的民族認同。並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進行道路和水力發電大壩等基礎



設施項目，以連接不同地區並促進經濟發展，促進共同進步的理念。

在這些新的建國措施下，凱松的作為仍有可議之處，像是壓制反對勢力，人民革命黨的一黨制和審查制度限制了政治參與和表達，也在政策上對一些不同的族群和團體有差別待遇而招致不滿，阻礙了真正包容的民族認同發展。在經濟發展上的成效也不理想，在凱松統治期間，寮國仍然是東南亞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引發了人們對中央經濟計畫有效性和其對國家發展影響的質疑。

與緬甸和柬埔寨一樣（紀舜傑，2022；2023），佛教也是寮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因素。佛教是寮國人的文化、生活習慣、節慶、教育、價值觀、和社群集合的主要所在，傳統僧侶在社會中擁有崇高的地位。他們被尊重為精神領袖和道德導師，扮演著教育、指導和治療等多重角色。佛教寺院也被視為文化和社區的中心，這種傳統僧侶的角色強化了寮國人對佛教的認同，並形成了寮國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佛教節日和慶典也是寮國人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例如，邦爾模水燈節（Boun Ok Phansa）、曼萊燈節（Magha Puja）和巴武蓬節（Boun Bang Fai）等節日都與佛教教義和傳統密切相關。佛教故事和哲理也在寮國文學和藝術中佔有重要地位。寮國的文學作品、繪畫、雕塑和藝術品常常描繪佛陀、菩薩和其他佛教人物。僧院並提供基礎教育和道德教育，教導學生佛教教義、禪修和道德準則。我們可以說佛教構成的整個社會體系，不只植根寮國人對佛教的認同感，並將佛教價值觀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方式中。

但是在人民革命黨建立了寮人民民主共和國後，因為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寮國原先的佛教民族主義面臨考驗。人民革命黨雖然不像柬埔寨的赤柬廢除佛教，導致信任、尊嚴甚至道德價值都被徹底摧毀（Downie & Kingsbury, 2001），但是寮共政府與佛教徒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初期呈現緊張關係，使用集體化和限制宗教活動，成立「寮國佛教陣線」，負責監督佛教事務。被任命為領導職位的僧侶通常會奉承黨的路線，影響宗教話語和實踐。使許多僧侶和普通佛教徒疏遠。一些寺廟被迫關閉，僧侶社區受到政府控制（Stuart-Fox & Bucknell, 1982）。

後來逐漸地轉為適應與共存，寮共政府採取了更務實的方法。認識到

佛教在社會中的深厚根源，他們放寬了限制，允許寺廟重新開放，並支持一些宗教活動。最後發展成共生關係，一些僧侶在政府和社會組織中擔任官方職務，促進合作和共同價值觀。新的認同因素雖然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隱性地佔據了主導地位，但佛教在這段時期又開始得到廣泛的認可。從國家徽章的變化就可以看出，原來的象徵社會主義象徵的錘子和鐮刀(圖 2)，在 1991 年變成了反映瀾滄王國關鍵象徵的塔變寺( Stupa )(圖 3)，並以「和平、獨立、民主、團結與繁榮」為國家格言，強化國家認同的元素。這顯示社會主義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從而導致他們將自己的身份追溯到瀾滄王國和佛教。



來源：維基百科 ( 2023 )。

圖 2：寮國的社會主義 ( 左 ) 及佛教傳統 ( 右 ) 國徽

## 伍、苗族的認同議題

寮國主要的族群，以寮族 ( Lao ) 為最大群體，約占 53.2%；高棉族 ( Khmou ) 約 11%；苗族 ( Hmong ) 為 9.2%；普泰族 ( Pouthay ) 約 3.4%；岱族 ( Tai ) 約 3.1%；孟公族 ( Makong ) 約 2.5%；卡棟族 ( Katong ) 約 2.2%；呂族 ( Lue ) 約 2%；阿卡族 ( Akha ) 約 1.8%；其他族群共 11.6% ( CIA, 2024 )。雖然表面上並沒有太大規模的衝突 ( 陳鴻瑜, 2017 )，但是在認同上

也因寮族的優勢地位，而形成一些不公平和紛爭。特別是苗族的經驗值得特別關注，因為檢視一個國家的認同問題，經常以內部是否有分離、獨立的主張或運動做為討論重點，而苗族長期與寮族的紛爭，甚至是一直被稱為反叛軍的現象，顯然成為寮國國家認同的隱憂。

苗族是在中國滿清時期，由雲南、廣西避難至寮國、越南、和泰國等東南亞地區。苗族主要居住在偏遠的山區，生活條件相對落後。在 1954 年獨立後，寮族的文化和佛教是寮國的建國主要基礎，這對少數族群且不信奉佛教的苗族，就產生融入的問題。無法以原生的要素融入新的寮國，苗族就以建構的政治取向為主，即使苗族內部也不以自身的民族文化作為主要認同的基礎，反而是家族派閥的認同較為強烈 ( Reminingayu, 2018 )。

在越戰期間，美國中情局招募苗族領導人之一的王寶 ( Vang Pao )，進行與北越共產黨和巴特寮的對抗，當時中情局由代號「比利少校」( Bill Lair ) 的特工與王寶發動名為「動力行動」( Operation Momentum )，包含游擊戰，在王寶的指揮下，苗族部隊進行了襲擾、偵察和破壞巴特寮活動的行動。美國中情局則是為苗族行動提供了廣泛的空中支援，包括轟炸和運輸。另外，苗族部隊也在收集巴特寮和北越活動的情報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項行動雖然發揮延緩共產黨的進展，但是成千上萬的苗族士兵和平民在衝突中喪生 ( Robinson, 1998 )。這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秘密準軍事行動。中情局首次管理一場戰爭，而不是拘泥於間諜活動、分析和對外國軍隊的小規模訓練 ( Kurlantzick, 2018 )。

1975 年共產黨取得勝利後，許多苗族人被迫逃離寮國，成為難民。有些被美國撤離到美國定居，如今散居在美國加州、明尼蘇達、威斯康辛等州的苗族人，便是這支秘密部隊的後裔。留在寮國的許多苗人認為，由於大多數苗族與寮國王國維持良好關係，且曾加入美國的秘密行動，他們成為新政府的敵人。共產黨政府也沒有兌現和平協議中的承諾，苗族人仍然受到歧視和壓迫。苗族所受到的壓迫否定了共產黨政府一直宣稱各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則，從而導致苗族被排斥和脫離 ( Reminingayu, 2018 )。

同時有留在寮國的苗族人則繼續抵抗共產黨政府，並在寮國北部山區發動游擊戰，與政府軍作戰。1980 年代，隨著美國對寮國的援助減少，苗

族反抗軍的勢力逐漸減弱。這段期間的內戰，曾有寮國軍隊使用非法化學武器來殺害苗族反抗軍和平民的指控 ( Johns, 1987 )。寮國政府抗議種族滅絕的指控，宣稱對苗族的行為是合法政府應對暴力叛亂。在 1990 年代，苗族反抗軍與政府達成和平協議，大部分反抗軍士兵放下武器，試圖融入寮國社會。

當今寮國苗族仍然是居住在偏遠的山區，生活條件依舊相對落後。寮國政府試圖改善苗族的教育和醫療條件，但仍存在一些歧視和壓迫的現象，例如在政治上，政府允許苗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參與政治，但在實際操作中，苗族人很難獲得高層職位。經濟上，政府對苗族地區進行了一些經濟扶持，但效果有限。苗族人仍然是寮國最貧困的群體之一。文化上，政府鼓勵苗族人保留傳統文化，但也存在一些同化苗族文化的傾向。語言政策上，寮國憲法第 89 條規定寮語與寮文為官方語言，並且在學校的語言使用，仍舊完全以寮族語為主 ( Cincotta-Segi, 2014 )。

寮國共黨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苗族地區進行軍事襲擊和強迫遷移到政府控制的營地和村莊，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投資計劃落在苗族居住的地區，苗族人民受到強力壓迫。於是在 2021 年，寮國政府軍與部分苗族反抗軍仍在北部山區發生衝突，造成雙方人員傷亡 ( *Radio Free Asia*, 2021 )。苗族的融入與認同問題仍是寮國的一項隱憂。

## 陸、全球化下新寮國

寮國在 1975-86 鎖國孤立 10 年 ( Butler-Diaz, 1998 )，隨著寮國加入東南亞國協與 WTO 的區域與世界體系，寮國開展新的國家發展方向。除了傳統農業與礦產外，寮國積極發展觀光業，寮國境內擁有豐富之歷史古蹟，北部龍坡邦的古城及南部占巴賽省之 Wat Phu Pasak 石廟，以及東北部之 Xiang Khoang 省瓦罐平原 ( Plain of Jars )，都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此外寮國也藉由外國投資在南部省份開發多個生態旅遊區，以綠色觀光進一步吸引來自全世界的觀光客。這種以東方主義再現 ( re-orientalism ) 的做法 ( Yeonkyung, 2021 )，回歸自身古文明的光榮遺跡，營造對外在世界的人的神祕感，與東

埔寨發展吳哥文明旅遊的途徑是一致的（紀舜傑，2023）。

另外我們也看到寮國希望將以往內陸國（landlocked）的劣勢，轉成是陸橋（landlink）的優勢。我們一再強調地理創造歷史，所以地理位置是寮國發展的重要因素。寮國位於泰國、越南和中國之間，自古以來就是中南半島的重要樞紐。在冷戰時期，寮國曾是美蘇爭霸的緩衝國。如今，寮國正尋求超越冷戰時代的格局，重振南掌王國的歷史地位。從1986年起，寮國政府擺脫官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開始推行市場導向的「新經濟方案」，以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的計畫性經濟體制，希望藉由改革經濟體系，以開放的市場擴大對外經貿關係，吸引外國投資，進而增進整體經濟成長。並透過區域合作，融入全球經濟，扮演區域及全球的積極角色（Vatthana & Banomyong, 2007）。

經濟轉型為寮國帶來了發展機遇，但也面臨一些挑戰。在區域發展方面，湄公河沿岸地區由於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發展較快，與內陸高山地區出現了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差距。在所得分配方面，城鄉發展差距導致少數族群居住地區淪為貧窮地區，加之以商業文化的不適應，加劇了所得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在基礎建設方面，由於高山與平地之間存在差距，導致高山地區族群必須下山工作求生存，加劇了社會問題。

整體而言，寮國的未來發展，經濟轉型是寮國是極重要的方向外，從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和服務業驅動的經濟，需要寮國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外國投資、教育和技能培訓等方面加大投入。經濟發展之外，政治穩定是寮國持續發展的基礎。寮國政府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加強治理能力、反腐敗和法治建設，以創造更加穩定、公正的社會環境。國際合作將為寮國發展提供重要助力。寮國可以通過積極參與區域和國際合作，爭取資金、技術和市場準入等方面的支持，融入全球經濟發展浪潮。自然資源開發是寮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潛力。寮國擁有豐富的水力、礦產和農業資源。合理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將為寮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在教育方面，平均受教育年資為5.3年，只有約30%的三年級學生達到識字標準，近40%的5歲以下兒童無法獲得早期學習機會。雖然農業是寮國的主要生計來源，但糧食安全仍面臨挑戰，特別是對於受未爆彈影響

的地區，1964 年至 1973 年間，未爆彈的投擲量超過 200 萬噸，其中 30% 未爆炸。46 個最貧困地區中有 42 個地區受到未爆彈的影響，可見其造成巨大的負面效應一直持續( World Vision, 2023 )。寮國在教育領域取得進步、勞動力生產力提高以及衛生措施改善，將是寮國永續發展的關鍵 ( Sage, 1998 )。

寮國於 1971 年首次被聯合國列為最不發達國家，直到 2021 年才從這個發展底層畢業，進入開發中國家之列( Sims, 2022 )。但從底層畢業的代價是失去貿易特權、世界貿易組織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減少、獲得國際發展融資的機會減少以及對聯合國實體的預算捐款增加。如何真正發揮陸橋國家的發展優勢是未來的重大挑戰，特別是開通與中國的鐵路連結，雖然是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但這條鐵路造成的環境破壞、債務高築、以及對中國過度依賴都是必須面對的負面效應。

中國對寮國的未來有著重大的影響，是寮國最大的投資者、債權國和貿易夥伴，幫助寮國發展基礎設施、能源和經濟。然而，中國的影響也帶給寮國如債務、環境和社會成本以及外交平衡等問題。中國是寮國的主要債權國，持有其近一半的公債。而寮國在償還債務上面臨困難，尤其是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後，大大降低其旅遊業和出口收入。在政治上，中國是寮國的戰略夥伴，兩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關係密切。中國支援寮國的發展和安全，寮國支援中國核心利益和區域倡議，但同時也希望能夠得到更多西方的援助與支持，發揮如泰國所著稱的彈性外交策略，即俗稱的「竹子外交」( bamboo diplomacy )( 紀舜傑，2022 )。

## 柒、結論

許多到過寮國旅遊的人多會讚歎寮國人的和善、樂天知命、而且與世無爭。寮國是個佛教國度，宗教是人們認識這個世界的一個框架，透過宗教的故事認知世界與人的關係，也形塑人生觀跟世界觀。以上所說寮國人的特質是否來自佛教的教化是個有趣的問題。但在本文探討寮國的國家認同之後，我們不禁有此疑問；這種所謂的樂天知命，是無求認分滿足現況的樂

觀，還是任人宰制後的無可奈何。

寮國的發展一直受外來勢力的影響，西方殖民主義帶來法國的殖民，與越南和柬埔寨淪為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的一部分。西方殖民主義帶來的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美其名為帶領被殖民地地區的人民一起享受人類現代文明的成果，實質上是經貿擴張和資源的掠奪。寮國人民受到的現代化文明有限，被帶入世界體系的坎坷經歷才是顯著的結果。

西方殖民帝國以文明國家之名，將完全西方的民族國家模式帶到殖民地，只有將這些殖民地轉成民族國家才能融入世界體系中。寮國與其他東南亞被殖民國一樣，原本多元分歧的民族與文化，被溶成一體的國家體制，這種極速的溶解鑄造，卻沒有西方幾世紀現代發展的基礎，例如西方的工業革命和傳播民族主義的教育體制。寮國的現代發展就在這種不當移植模式下進行，適應不良甚至是苦難是必然結果。

寮國也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寮國無端被捲入別人的戰爭，這再次是地理創造歷史，而歷史改變地理的驗證。冷戰與越戰造成的傷痛，一直到1986年進行經濟改革後才逐漸有轉機的機會，加上冷戰結束後加快速度的全球化，寮國政府以經濟發展作為統治正當性與強化人民認同的手段。從具有鎖國隱喻的內陸國，走向國際樞紐的陸橋國是新的國家發展方向。希望以往若有似無的存在感，以及受戰爭蹂躪的悲苦形象，都能改變為正向開朗的「美麗佛陀國度」的形象。

## 參考文獻

- 紀舜傑, 2021。〈泰國的國家認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7 卷 4 期, 頁 47-66。
- 紀舜傑, 2022。〈緬甸的國家認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8 卷 4 期, 頁 1-19。
- 紀舜傑, 2023。〈柬埔寨的國家認同-榮耀與傷痛的連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9 卷 2 期, 頁 43-62。
- 陳鴻瑜, 2017。《寮國史》。台北: 台灣商務。
- 維基百科, 2023。〈寮國國徽〉( <https://zh.wikipedia.org/zh-tw/老挝国徽> ) ( 2024/3/24 )
- 村上春樹 ( 賴明珠譯 ), 2017。《你說, 寮國到底有什麼?》。台北: 時報出版。
- Allman, T. D. 2015. "Laos Finds New Life after the Bombs." *National Geographic*, August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article/laos-recovery-unexploded-ordnance-vietnam-war>) (2024/3/24)
- BBC. 2016. "Laos: Barack Obama Regrets 'Biggest Bombing in History.'" September 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7286520>) (2024/3/24)
- Bulter-Diaz, Jacqueline, ed. 1998. *New Laos, New Challenges*. Tempe: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CIA. 2024. "The World Factbook: Laos."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laos/#people-and-society>) (2024/3/24)
- Cincotta-Segi, Angela. 2014. "Language/ing in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 Classroom Talk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 Lao PDR," in Peter Sercombe, and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106-2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onnor, Walker. 1993. *Ethno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wnie, Sue, and Damien Kingsbury. 2001.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ambod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3, No. 1, pp. 43-64.
- Fagotto, Matteo. 2015. "Laos: Thousands Suffering from the Deadly Aftermath of US Bomb Campaign." *The Guardian*, January 3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an/31/laos-deadly-aftermath-us-bomb-campaign-vietnam-air-attacks>) (2024/3/24)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rling, J. L. S. 1970. "Laos: Falling Domino?" *Pacific Affairs*, Vol. 43, No. 3, pp.



370-83.

- Groves, J. Randall. 2014. "Southeast Asian Identities: The Case of Cambodia."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Vol.70, No.70, pp. 9-25.
- High, Holly. 2008. "Violent Landscape: Global Explosions and Lao Life-Worlds." *Global Environment*, Vol. 1, No.1, pp. 56-79.
- Johns, Michael. 1987. "Seventy Years of Evil." *Policy Review*, September, pp. 10-23.
- Kurlantzick, Joshua. 2018. *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 America in Laos and the Birth of a Military C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Owen, Taylor, and Ben Kiernan. 2015. "Making More Enemies Than We Kill? Calculating U.S. Bomb Tonnages Dropped on Laos and Cambodia, and Weighing Their Implications."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3, No. 3, pp. 2-8.
- Pholsena, Vatthana., Ruth Banomyong. 2007. *Laos: From Buffer State to Crossroads?*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 Radio Free Asia. 2021. "Lao Government Troops Launch New Assault Against Hmong at Phou Bia Mountain." April 1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laos/assault-04012021160502.html>) (2024/3/24)
- Reminingayu, Dewi Hermawati. 2018. "Turbulent National Identity in Laos." *Paradigma Jurnal Kajian Budaya*, Vol. 8, No. 2, pp. 186-96.
- Robinson, Court. 1998. *Terms of Refuge: The Indochinese Exodu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London: Zed Books.
- Sims, Kearnin. 2022. "Economic Progress Brings New Challenges in Laos." *East Asia Forum*, February 16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2/02/16/economic-progress-brings-new-challenges-in-laos/>) (2024/3/24)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tuart-Fox, Martin, and Rod Bucknell. 1982. "Politicization of the Buddhist Sangha in Lao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1, pp. 60-80.
- Timeline. 2019. "Vietnam's Bomb Graveyard: The Remnants of W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_EeBQF2sk](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_EeBQF2sk)) (2024/3/24)
- Vanavichit, Apichart. 2022. "Chasing Climate-ready Glutinous Rice for Foo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Laos." Open Access Government, March 8 (<https://www.openaccessgovernment.org/climate-glutinous-rice-food-security-thailand-laos/131126/>) (2024/3/25)
- World Vision. 2023. "Lao PDR Impact Report 2022."

(<https://www.wvi.org/publications/laos/lao-pdr-impact-report-2022>) (2024/3/24)

Yeonkyung, Lee. 2021. “Laos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 in Perspective of RE-Orient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2020 Laos National Tourism Video.”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Humanities Studies*, Vol. 6, No. 1, pp. 35-44.

# National Identity of Laos: Construction after Colonization and War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o most people, Laos is a strange, even non-existent country. Laos is bordered by China, Vietnam, Cambodia, Thailand, and Myanmar, and is also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these five countries, forming the only landlocked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Historically, it has had considerable contact with these five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geography has created a rich and distinctive foreign culture and character for Laos. In modern times, it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French colonialism and the American Vietnam Wa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Laos through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long-ter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lonial experience on Laos, and also explor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ecret war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Lao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National identity also involves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lf-positioning, and identifying one's own rol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se situations. Buddhis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he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ao identity, and even the atheist communist regime cannot escape Buddhist nationalism. The US secret war not only caused casualties among the Lao people, but also created great obstacles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Caught between neighboring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powers, Laos hopes to transform itself from a landlocked country to a landlocked country, building a beautiful Buddhist country.

**Keywords:** Laotian identity, nationalism of Southeast Asia, Buddhism nationalism, American Secret War